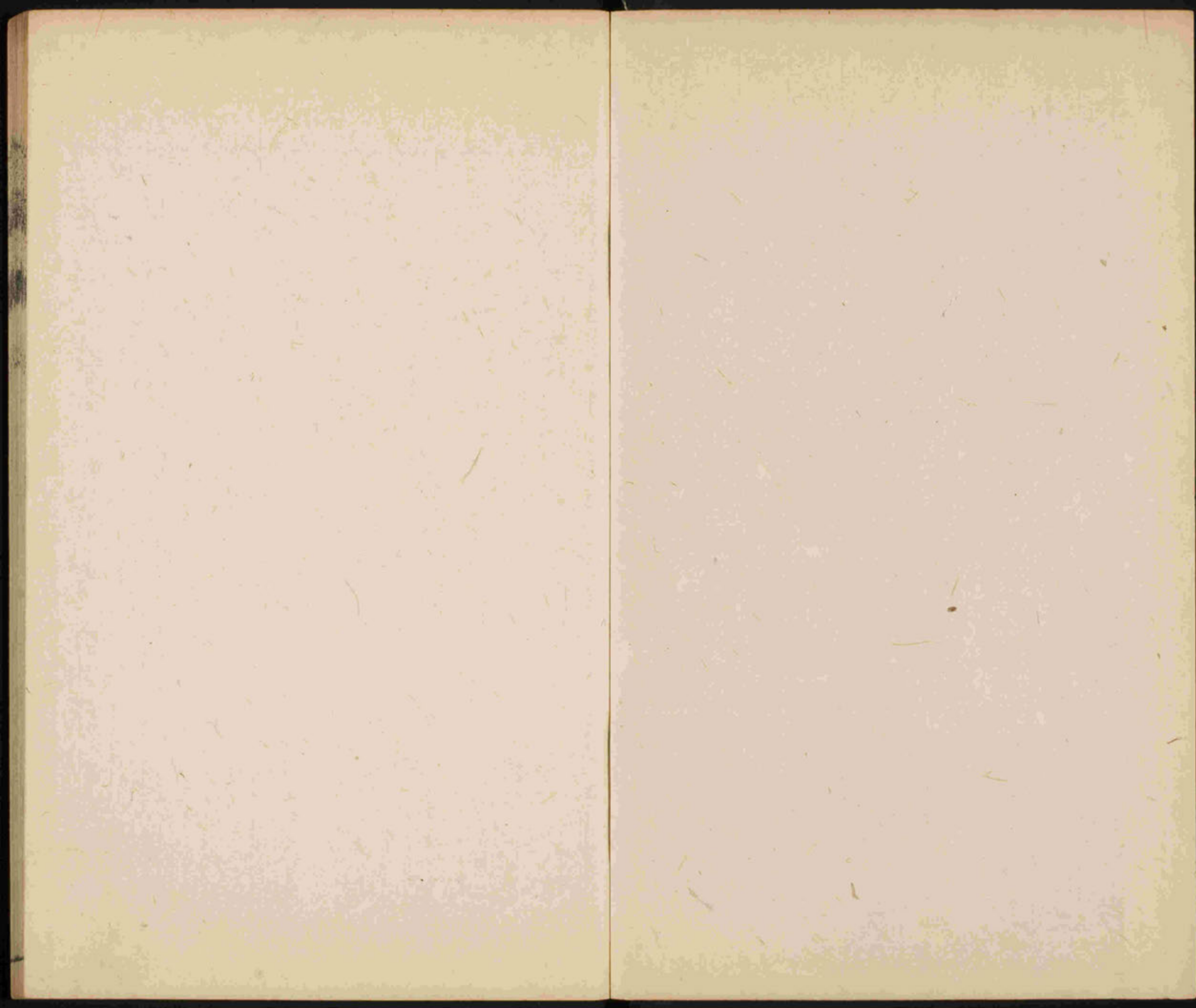


32  
127  
12

昨非菴日纂二集





卷之十三  
藏書

昨非菴日纂二集內省卷之十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秦甫輯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英雄。却從戰戰兢兢。  
一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  
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  
矣。

尚書楊鼎。端居攻苦。嘗語人曰。吾生平無可取  
者。但識廉耻二字耳。爲民部右卿。恐不勝任。



書十思於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爲敦睦之行。

范文正公爲校理。忤章獻太后。貶倅河中。僚友餞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爲司諫。諫廢郭后。貶睦州。僚友又餞之。曰。此行愈光。後爲天章閣知開封。撰百官圖以進。忤呂夷簡。落職。貶饒州。僚友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光任布拜樞密副使。歸休洛中。作五知堂。曰。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噫。三光之心不可有。五知之念不可無。有三光之心。則近名。無五知之念。則



日集二集  
貪祿

勝國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人問其故。衡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李納性急。酷嗜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觀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恚。孫何酷好古文。

爲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大凡人心有所癖。則下人得以其癖中之。小至廢事。大足亡國。夫差之館娃。漢武之神仙。皆中以其癖者。故有甬東巫蠱之禍。可不省察。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



處○之○人○只○要○三○箇○必○自○反○

孫鼎督學南畿。每閱卷。雖盛暑。或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曰。士子一生功名。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靈在上。與各家祖宗森列左右。敢不敬乎。故事。士子赴舉。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北狩之報方至。鼎語諸生曰。天子蒙塵。正臣下泣血嘗膽之時。予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悉去不用。只親送至院門而還。

國朝金賁亨應大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居。應復起官。請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

朱晦菴云。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古人書。宋臨安御街士大夫必游之地。術士聚焉。皆有



厚獲數十年後。向之行術者多不驗。而後進  
每奇中。有老於談命者。訝而詢焉。後進曰。向  
貴人命。得祿貴生旺足矣。今必多帶刑殺衝  
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在位者。誰不日以  
殺人爲事。汝術所以不驗也。老者嘆服而去。  
噫。有位者。可以深長思矣。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  
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

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性嗜榮貴。而不求  
苟合。吝惜財物。而持身不穢。謂之三反。李嶠  
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人文筆。性  
好貪濁。憎人取受。謂之三戾。嗟夫。世之爲守  
易尉。爲尉陵守。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者多矣。  
寧獨二子爲反戾哉。仲尼曰。史鱣有君子之  
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若鱣者。可謂善用其反者矣。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見美女時。做虎狼。看見黃金時。做糞土。看這箇中間。享了多少清福。讓他說話。我只閉口。讓他指點。我只袖手。這箇中間。省了多少閒氣。明都御史高明。領勅討賊。力疾行事。已卽疏乞

休。曰。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築蚤閒亭。逍遙其中。有四壁。蕭然。寸心虛湛之句。及病革。書一偶語曰。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逝。

冢宰耿公裕嘗曰。吾爲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秤買油。



於門首因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故每過輒面城墻而行蓋不勝自愧云。閒暇出於精勤寬悅出於祇懼無思出於能慮大膽出於小心。口裏聖賢心中盜跖勸人而不自勸名爲掛榜修行獨慚衾影幽畏鬼神知人而復知天纔是有根學問。

崔浩能料敵人成敗於數千里之外而不知國

書之禍近在眉睫。京房測未來吉凶毫髮不爽而不知恭顯之難刀在其頸見遠而反迷於近也。蔡中郎柯亭辨笛聞琴知殺可謂妙識通玄而不知董卓之爲漢賊。張茂先博綜海鳧精答龍鮓可謂沉機朗拔而不知周旋篡逆之爲禍見微而反昏於顯也。梁武芟除英雄不啻薙草摧枯而晚年困於一侯景。唐文掃蕩六合在反掌指顧間而末路以天下



全力喪師遼左能難而不能其易也申公巫  
臣爲其君策夏姬事明智絕倫而卒乃竊夏  
姬以逃家亡宗覆爲天下咲袁紹廢長立少  
譚尚日尋干戈劉表上書陳說禍福可謂袁  
公忠臣表自廢嫡立庶亡其家國隋楊廣討  
陳叔寶之罪明如皎日及自爲君昏虐又過  
之至爲叔寶之鬼所咲明人而不明於已也  
噫泥沙金屑障日則同提醒回光聰明人可  
草草哉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  
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  
濶及歷事多而情理現方悟老成之言可以  
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  
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



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倪郎中有書室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客問之。應曰。觀前面人。嘗見我不如人。思齊之念。自勵。觀後面人。嘗見人不如我。蹭蹬之憂。自消。

蹭蹬失道  
又困頓也

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垆野。夫嬾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

魯君以伐齊問柳下惠。惠歸而有憂色。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齊有女造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見奔。是故苞苴及門。必有好貨之念。便佞在側。必有好諛之端。是以君子省躬欲嚴。克己欲密。夷人買秦吉了還國。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因不食而死。大曆中有猴數百。集朽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一老猴忽躍去鄰近家。縱



白集二集  
火燔屋。里人爭救火。羣猴得脫去。吁。學吉了。  
之忠。可以報國。效老猴之智。可以全身。

宋壽皇在宮中。常攜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敢  
睨視。嘗遊後苑。偶忘攜焉。特命小黃門取之。  
二人竭力昇。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  
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使  
盛飾入書室中。公畧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  
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荅曰。  
是尚書。妾逡巡而退。

獬豸見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煦之。故君  
子以獬豸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乃若冠獬  
豸而煦不直。則窮奇更羞與之爲伍矣。有位  
思此痛宜猛省。

貞觀中京畿旱蝗。太宗掇蝗引咎曰。過在予耳。  
人以穀爲命。寧可食予肺腸。遂吞之。是歲蝗



不爲災。

畏人非不畏鬼責。修好之術易窮。畏清議不畏  
偶語。隄防之見自定。

人爭求榮乎。就其求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辱。人  
爭恃寵乎。就其恃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賤。

唐蔡充體貌尊嚴。莫敢媒慢於其前者。高平劉  
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  
早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

張子韶曰。如看歷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  
性如何。在朝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  
當。此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稱。指畫則幾  
會圓熟。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  
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  
爲空言。

宋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  
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



日纂二集  
一  
嘆服之。元劉敏中嘗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曰。吾志也。

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因題以自警。

唐子方謫官渡淮。舟中遇風。舟欲覆。乃釀酒作詩曰。宋聖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舟楫顛危甚。鼃鼃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原甫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

王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慮夢寐或見先靈。

威儀一失。卽有奇才異能。難引人以欽崇之路。



君子所以先養重也。操守一失，卽有英謀石  
畫難消，人以疑貳之心。君子所以先論守也。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  
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

楊雄之文爲新莽頌功德，班固之文爲梁冀勒  
燕然，潘岳之文爲賈后廢太子，袁宏之文爲  
桓溫撰九錫，何貴於能文。

廉希憲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砂糖作飲。  
北上糖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  
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  
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

試思吾二六時中存心制行，與佛理相應乎？與  
天道相應乎？與人道相應乎？與旁生相應乎？  
與鬼趣相應乎？則我將來之果地可知矣。故  
省身者學之實，知非者道之進。

宋衡陽王鈞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



宋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荅曰。巾箱中  
有五經。於簡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  
巾箱五經。自此起。  
鄧瑄曰。笑罵從汝。好官我爲。安惇曰。直道還君。  
富貴輸我。如此輩者。豈復知人間羞耻事。  
天下可愛的人。都是可憐人。天下可惡的人都  
是可惜人。

唐杜景儉爲鳳閣侍郎。文章器識。並高。時號鶴。

鳴鷄樹。王及善爲內史。才行庸猥。時號鳩集。  
鳳池。夫景儉一文士爾。處非其地。人猶以鶴  
鳴惜之。乃高賢阨於下位。不謂之鸞棲枳棘。  
乎。及善僅庸猥爾。人已以鳩集羞之。乃媚嫉  
處廟堂。不謂之梟集梧桐乎。用人與見用於  
人者。可發深省矣。

張霸爲會稽太守。入海捕賊。遭疾風晦冥。波水  
湧起。士卒驚白。霸曰。無得恐。太守奉法追賊。



自顧無些微。徇枉風。必不爲害。須臾風靜浪止。

廣庭或疎。勿作隱慝於暗室。浮議可忽。罔招陰譴於神明。去惡如新衣之避油膩。雖點滴而亦污。爲善如貧子之積資糧。卽顆粒而不棄。余貽李維貞書。自敘治怒心力良苦。數年之後。始就調和。乃今庶能忍辱矣。然猶覺稍費照管。御下之時。照管一或不到。便微發煙火。急撲之。卽滅。有撲有滅。是知根猶未拔也。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位。須要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邪。

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而嘆。董安于曰。敢問



何嘆。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善果了生緣。不爲冥司有未結之案。清修適素。性不爲仙。都有可換之班。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唐次無故貶斥蠻荒。孤心抑鬱。乃采自古忠賢遭放。雖至殺身。而君猶不悟。著書三篇。謂之

辨謗略。上之。德宗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古之昏主。至憲宗閱書禁中。得次所上三篇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上辨謗書。人君宜時時觀覽。以省厥躬。朕疑編錄未盡。命傳師廣爲十卷。號元和辨謗略。其序曰。聖德先辨謗。何由興。

宋建炎三年。鼎州巨石隨大水流下。有字曰。無爲深隱。天知人情。無爲冥窈。神見人形。心言。



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

月支有及牛今日割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  
創卽愈莊浪有饗羊土人歲取其脂不久輒  
復滿腹蓋地接西偏氣使然爾彼小人之類  
去而復滋夜氣之良牯而復息亦若此也簡  
點可不嚴密

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  
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

今之士風薄矣淺帶縫衣口溷胥隸中如掃落  
葉旋去旋有至使大夫之公庭鶴不得鳴而  
雀不得羅焉則吾黨之羞也男兒生不成名  
亦宜斐然自完何至腥穢烟霞點垢泉石

袁叔德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  
賢令吾羞對軒冕  
向蟲蟻而歌舞蟲蟻不聞對犬豕而揖讓犬豕  
不荅譚忠義於操莽溫懿譚孝弟於商臣宋



劭。譚恬退於曹爽。何鄧。譚好生於劉石符姚。  
譚清淨於叔寶楊廣。譚柔和於蚩尤項籍。譚  
施捨於石崇王戎。亦何以異此。

家衆拂意。莫生煩惱。障否。安食身健。莫生淫慾。  
障否。丘園清淡。莫生營殖。念否。道侶離索。莫  
生昏惰。念否。懷居意重。莫生田舍。念否。炎涼  
相迫。莫生烟火。念否。朝市事聞。莫生光榮。念  
否。聲力加遺。莫生構撼。念否。捉衿肘見。莫生  
遮蓋。念否。有一於此。皆足以損性靈而壞堅  
貞。不可不察也。此可爲學人對病之藥。

魏文侯見箕季。墻壞不治。問其故。曰。不時。又進  
瓠羹。文侯曰。墻壞不築。教我無奪民農功。貽  
我瓠羹。教我無多歛百姓。

紫玉道通禪師。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船。  
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村漢。問恁麼事。于  
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



日纂二集  
才。性。學。術。偏。枯。雖。復。好。人。其。禍。天。下。與。不。善。人。等。

若。人。子。事。父。母。如。今。之。屬。吏。奉。監。司。便。可。稱。申。生。伯。奇。故。自。轉。想。挂。笏。西。山。人。

夫。厦。屋。萬。間。容。膝。不。過。斗。室。山。田。千。頃。埋。骨。止。須。一。丘。錦。綺。盈。箱。身。弗。勝。服。肥。甘。滿。厨。腹。弗。勝。飽。人。所。藉。於。世。界。幾。何。而。孳。孳。汲。汲。過。累。於。丘。山。罪。深。於。溟。渤。而。曾。不。省。覺。也。清。虛。恬。淡。柔。和。善。良。鄉。黨。贊。之。鬼。神。敬。之。竹。素。書。之。何。故。不。爲。此。而。爲。彼。而。以。其。身。蒙。不。韙。之。名。種。無。窮。之。禍。也。

則。天。法。峻。唐。獻。可。希。旨。爲。忠。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卽。獻。可。堂。舅。也。旣。損。額。以。綠。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則。天。以。爲。忠。時。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則。天。朝。誣。告。母。舅。加。遊。擊。將。軍。母。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涕。淚。不。勝。曰。



此是汝舅血染者邪。

耽溺昏迷。侵精耗氣。愚人。以苦爲樂。戕殺暴殄。損人利己。凡人。以罪爲福。魚之在水也。人以爲水。而魚以爲樂。窩蛆之在糞也。人以爲糞。而蛆以爲甘旨。至人。視凡人也亦然。登彼岸。返樂土。一悟迷間耳。

今人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秉鉞登壇。目無先哲。偶嬰鱗逢怒。得譴沾沾。自滿。龍比人物。以爲丈夫事。止此耳。頭頂綸巾。手揮玉塵。慷慨自許。不曰隆中臥龍。則曰東山安石。或出而萃百人。旌干之下。亂矣。談孔說老。倒峽其辭。懷仁負義。成仙證佛。欄柄在手。而或失聲破釜。見色豆羹。反念自觀。能無深惡。

釋道欽。與劉晏譚禪。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



人心如劣馬狂象。易逸難調。無論不知降心者。卽降伏之久。一毫未馴。撥之仍動。人扼孫登於水。屢溺屢起。起輒笑。了不恚怒。心如山岳。不可動矣。必如此。乃可言道。

明識紅樓爲無塚之丘。隴迷來認作捨身岩。直知舞衣爲暗動之兵戈。快去暫同試劔石。

張乖崖問李畋。百姓果信我否。對以公威惠及民。民無不信。公曰。前一任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程明道令晉城縣三年。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常日有愧於此。

黃洽爲人質直端重。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夏原吉嘗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天寒甚。吉曰。君子不。



以冥冥情行。且天威咫尺。敢弗敬乎。

劉安世年既老。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令人啖以大用。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爲子孫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荅。

宋亡時。潭州夜破。進士尹穀爲二子行冠禮。人詰其迂。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令人盡殺其家。先是理宗時。元太子破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集其家人。盡飲藥以死。有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如平日梨栗止啼之態。左右感動泣下。

邵哀然奏僞學顯行。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僞學四字。推官柴



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  
委。是與不爲。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  
壯之。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爭交好。辛  
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  
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立  
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爲三公  
大丈夫。欲爲公而昧其本心邪。

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  
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  
桃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  
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閒氣。邪。雖戲言。可發  
深省。

崔羣知貢舉歸。其妻勸令求田。羣曰。予有美莊  
三十所。放榜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  
人乎。君主文柄。約其子不得就試。贄如以君



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

魯宗道爲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靜思。行事當否。曰退思。巖妻亦不許入。

劉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違心。以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之弊。

宋李公明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稱而賀之。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可不勉哉。

宋主順皇禪位於齊王蕭道成。司空褚淵等奉璽綬勸進。隨以淵爲司徒。賀者滿座。從弟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狹狷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願之壽。

蕭大器簡文長子。遭侯景之亂。在賊中。未嘗屈



意嘗曰。賊若見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故雖在憂迫。而神理怡然。

商紂爲傾宮。宮而曰傾心已。傾矣。欲國無傾。得乎。卒有牧野之戈。隋煬爲迷樓。樓而曰迷心。迷矣。欲國無迷。得乎。卒有江都之禍。故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不可不發深省也。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安不忘危。故克有終。而霸功成。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何關於天。

富人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乳之。貧人棄子。不乳。而又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爲。



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爲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可發深省。宋太宗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函，上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久之。

戚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羣臣表賀，詞皆溢美。綸獨言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爲祥。當戒慎修省，以荅天意。」真宗覽而嘉之。

宋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輩亦須自點簡。」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相畏人也如此。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自食棊之食，雖袂衣無害也。



日集二集  
蚓無筋骨爪牙之利。而意之所到。盤旋曲折。每有安居。蟹六跪二螯。無託身之所。而寄頓於蛇蟪之穴。蚓有一心。蟹有躁心也。故曰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

右補闕陳正巳。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愛耳。

晁文元曰。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卽時而避。勿恃格虎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卽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

上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騖矯激。習模



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訕。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羶而

細。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荅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毋執去來之勢。而爲權母。固得喪之位。而爲寵。毋逐聚散之緣。而爲親母。認離合之形。而爲我。

鄒志完遇。允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



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蕭德言篤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

讀書貴於能用。讀書不能用，是讀書不識字。郭登咏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賊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

昨非菴日纂二集守雌卷之十四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狐止丈人謂孫叔敖曰：「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患。」丈人曰：「善哉言乎！」

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



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宣和中。蔡居安夏日。會館職於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瓜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坐客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嗟夫。矜才。招忌。負望。身危。黃絹。幼婦。楊脩。所以見殺。使君與孤。玄德。所以見疑。唯才而不露。望而不居。斯居身之珍乎。

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

長沙有朝士。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喧闐。有人誦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曰。圭齋還是舊。



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恁恁。

范淳夫嘗語李方叔云。李文正有言。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道荅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大喜。卽以道爲太傅。

巴山子鑑  
音節山高  
兒

才者財也。人有財。盜必劫之。故以才得禍者。十常七。節者岳也。高也。氣高則折。身高則危。行高則蹶。故以節得禍者。十常九。子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託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蔗之主。玩弄兒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顧厨。皆其師友。而黨禁不及。嗣宗縱酒汙朝。口無臧否。梁公身事女主。與姪奴爲伍。縱博褫裘。恬不自異。使諸君子有一毫。



客氣未除。惡能與世委蛇。潛用轉旋。若此。

越王念復吳怨。日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則抱冰。夏則握火。

有作用者。器宇定是不凡。有受用者。才情決然。不露。

國朝姚湘。攻舉子業不售。納粟爲衛經歷。學院李點名。呼王蕡爲王賁。秀才不應。姚稟云。蕡音焚。廼劉蕡下第之蕡。依音呼之。隨應。李曰。

好箇經歷。能識蕡字。竟以此去其官。識字。乃誤人矣。

漢留侯從遊赤松。唐鄴侯學道衡山。或曰。圯上仙風。鑠子道骨。無怪其然。若尉遲敬德。一粗猛武夫。拳毆道宗。幾血太宗之刃。乃晚年閒居杜門。謝客術學。長生當中。外二聖之時。得優游以終其天年。非英雄收歛。卽神仙乎。可稱子房長源之亞。千載而下。令人擊節。

稟从音木  
生各曰今作  
以白事爲稟  
古無此義



遇矜才者。無以才相矜。但以愚敵其才。便可壓。  
倒。遇炫奇者。無以奇相炫。但以常敵其奇。便  
可破除。

范忠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僕妾。鑄  
削簡儉。有不能飽者。補外。則加料幾倍。無不  
厭飫。或問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  
累於妻子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  
則逸而有餘。則處吾左右者。必以外爲樂。而  
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

紹興駕幸循王第。過午。循王趨巨璫。輩乞蚤蚤  
歸內。皆莫測所以。他日有詢之者。荅曰。豈不  
願萬歲。欵留私第爲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  
晡也。卽登輦。聞者嘆服。識慮高遠。

鷓性俊勇。翅羽未成。輒躍出巢穴。往往墜崖而  
死。山雞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學  
未成而躁進。羽鷓之躍也。矜一長而自眩。山



雞之愛也。其不至於墮且溺者幾希。

韋政素不讀書。好大言。偶記書言故事數行。往

往對客談之。談畢寂然無聲。蓋已罄矣。一日

其從父戲謂曰。若所談乃芝麻通鑑耳。蓋吳

人以芝麻點茶。鬻者必以紙裹之。有一鬻家。

藏舊書數卷。旋摘為用。市人有得所授。積至

數葉。視之乃通鑑也。遂取以熟讀。每為人談。

或扣其蘊。則曰芝麻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

知也。嗚呼。世之少有一得。而輒矜詡不置。其

不為芝麻通鑑者幾希。

錢惟演出守河橋。詣王沂公為別。公酌酒餞之。

謂曰。相公才能闕閱。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

政府。相公尚寄藩屏者。蓋以縉紳之士。畏公

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登庸調化。必

有日矣。

容齋一筆云。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楊誠齋

謂音許敏  
而有曹也

史記三明其等  
曰閣橫其切



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大患正在不饑不寒。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煬帝不喪晉武帝。不平孫皓。則無羊車之恣。唐憲宗不平淮蔡。則無金丹之禍。此畏無難之說也。乞食於野人。重耳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光武所以興。此不患饑寒之說也。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劉穆之既爲宋武帝委任。心懷警惕。嘗語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陽布衣。不可得也。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名之共附也。郭泰載盈車之刺。世之無交也。彌衡懷漫滅之名。



名病太高。才忌太露。自古爲然。於今更甚。

唐楊慎矜慎餘慎名。皆偉儀形。風韻高朗。籍甚於時。慎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才。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惜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子也。以父素與高祖不睦。常懷危懼。每自貶損。或勸治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故。荅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恙。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得保首領。沒於地下矣。

蟲有蝨者。一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食。因自殺。同官爭權而亡。其國同氣爭財而喪。其家皆。



蠮類也。汝唯不伐。誰與爭功。至哉言乎。

鮑照文辭贍逸。世祖時爲中書舍人。世祖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故爲文多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豈知有深意。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每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緣復能作此語耶。噫。胄以炫才自殺。照以歛采自全。全文士其知所自處哉。

唐大司徒杜公位望已極。常慮禍至。致政後。跨一小駟。着一粗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矣。向者實自污也。

趙襄子伐狄勝之。食而有憂色。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趙氏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



上集二集  
以爲亡也。勝非其難。持之者難也。

陳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康節嘗三復誦之。故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打諢隨時之妙法。休嫌終日昏昏。精明當事之禍機。却恨一生了了。

李揆爲和戎至番。番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章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見之。言及頃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張邵爲江夏長史。坐贓當罪。謝述上表言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



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  
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詔焚之  
晉阮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競趨惟  
恐不及瞻逡巡在後俟飲者皆畢各束手以  
觀然後進而飲之

鞠詠受知於王化基王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  
縣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詩文寄王欣  
其得託宇下王不荅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  
職事甚急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  
專修吏幹矣其後王首以詠薦乃語人曰以  
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  
之以成其德耳

趙清獻座右銘云依本分莫妄求知足勝持齋  
無求勝妄想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  
味長爽口味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得  
便宜處莫再去怕人知事莫萌心盛喜中勿



許人物盛怒中勿荅人簡說得一尺行得一寸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任他極有見識着得假認不得真隨你極有聰明賣得巧藏不得拙

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狄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言之高。

才子肯安心草舍者。斯足登玉堂。佳人肯帖意蓬門者。才堪貯金屋。

司馬溫公請告歸洛。嘗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唯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羸得閭閻鶴髮翁。公當熙寧間。神宗眷禮日隆。然猶以避煩



畏辱爲言。吾輩可以知所自處矣。

富兒因求官傾貲。汙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宋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遊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挹損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

惟天生人。隨賦以祿。蠶方蠅而桑先萌。兒脫胞而乳已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是。彼皇皇求利。如恐不及者。豈不繆用其心耶。

名根之所以害人者。求名則勞。矜名則傲。爭名則忌。萬惡之源。從此而起。造物之所以惡名。至人之所以埋照。



納穢物。浮腐屍。水至濁也。而其清如鏡。載糞溷。受踐踏。地至卑也。而其尊配天。故自清者濁。自高者卑。

東坡倅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頗有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我正值獄空。傳以爲笑。

天竺僧復見心。從笑隱師。洪武初。以高僧徵入京師。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喫酸梨。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不用師言。

狄青平儂智高。簡賊屍。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衆言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指揮郭德成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



日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中。佯醉脫鞞。露金闈人以聞。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吾妹待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子路爲蒲令。修溝瀆以備水。念民煩苦。予以簞食壺漿。孔子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曰。夫子以仁教。而禁由行仁由也。不受。子曰。爾何不告於君。發倉廩給之。而以汝私饋之。是汝不明君惠。而自見其德也。速已。則可。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語未畢。季氏讓子路者果至。

李邦寧在宋爲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闈腐餘生。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夫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帝大悅。



文彥博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曰：陛下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後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

史天澤謙恭不伐，折節讀書，議多出人意表。拜相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慚服。

馮道根爲豫州刺史，謹厚木訥，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爲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嘆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朱新仲嘗云：人生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調乳哺，以須成立，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



夜注思。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急力疲。俯仰世間。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而藏。如蠶作繭。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名曰死計。朱公每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嗚呼。能拙者幾人哉。

光祿王守和。與人無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幃幌之屬。畫繡爲之。明皇知其姓字。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至德。對曰。臣聞剛則必折。萬事中忍爲最上。帝善賜以帛。

孔道輔自謂聖人之後。高自標置。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荅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大笑。後以事黜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



日集二集  
一夕暴卒。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託恂恂。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隰斯彌與田成子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樹蔽之。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遽止之。人問故。隰子曰。諺云。知淵中魚不祥。夫田子事未形。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皇甫湜與人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宋。唐。肅。與。濟。陽。丁。相。同。舉。進。士。爲。三。益。友。後。官。



各顯居宅相對。一日朝廷召濟陽入。議有弼  
諧之命。唐遂遷州北避之。畋諮其由。唐曰。丁  
入卽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  
情必猜疑。故避之。期歲濟陽因妖誣事黜降。  
嶺表。畋復謁唐公。公曰。果有是日。丁之才術。  
乃唐李贊皇之流。蓋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  
仁。若得太祖朝。趙中令。呂丞相居其上。則丁  
之用不私位不危也。至哉言乎。

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  
睡寐然。蓋積怒而後全。剛生焉。越人所以滅  
吳之道也。

羊祜嘗與從弟琇書。既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  
爲容棺之墟。以白衣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  
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深忌。名盛則責望備。稍  
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



謗。角。興。齒。缺。骨。竭。翠。銷。孰。非。名。爲。的。而。招。之。  
射。哉。

李光顏以大勳位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  
門閥風流之壻。顏謝曰。某一健兒。遭遇多事。  
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乃召客司小將指  
之曰。此卽某女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  
帛。可耳。從事許。當曰。太師建定難之勳。懷弓  
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  
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壻王謝。何其遠哉。

宋謝瞻爲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  
權遇已重。賓客盈門。瞻驚謂曰。吾家素以恬  
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汝勢傾朝野。若此。豈  
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  
未幾。晦果以廢立見誅。

王秀之爲晉平。期年求還。或問故。曰。此郡沃壤。  
珍阜。日至財生。而禍從矣。吾山資已足。豈可



久留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

齊景公分慶氏邑與晏子。弗受。子尾曰：「富人所欲。君何獨異？」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郕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葛思遠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辭不往。

史彌遠當國。選人皆出其門。伶人作孔門弟子。一曰：「吾宰予也。」予曰：「於予與改。」一曰：「吾顏回也。」予曰：「回也不改。」回謂予曰：「吾居四科首。不改。汝何獨改？」予曰：「吾鑽遂改。」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爾予曰：「汝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近有嘲仕途速化者。言達摩問大士曰：「吾面壁九年。澹然無欲。乃不得昇。彼洞賓者。三醉岳陽。則犯酒戒。私度仙姑。則犯色戒。劔斬



黃龍則犯氣戒。點石爲金則犯財戒。乃反得昇何也。大士笑曰。彼朝滄海。暮崑崙。一日走了許多路。方才得昇子。終日面壁。曾不一動。何故得昇噫。今世不有宰予之鑽。而有洞賓之走。難以在上位矣。雖然。所鑽者。敗則鑽者。與俱敗。所走者。去則走者。與俱去。不如不鑽。不走者之故。吾自在也。故曰。百巧不如一拙。田單興師十萬。將攻翟。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

軍必不下翟。田曰。單以十里城。五里郭。復齊何爲。攻狄不下。仲連曰。將軍昔在卽墨。坐則織簣。立則杖鉞。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東有夜邑。西有淄上。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將樂生而惡死也。單明日結髮。徑立矢石。引枹而鼓之。翟人遂下。能於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淒涼。能於淡處。求



日集二集  
濃則終身不落枯槁。

朱泮漫學屠龍千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伯樂相馬。教所憎者。相千里馬。教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不常有。其利小。駑馬多。其利多也。是以學期適用。不期絕德。教貴有常。不貴立異。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

象以牙成擒。蚌以珠見剖。翠以羽招網。龜以殼致亡。雉以尾受羈。鸚以舌取困。麝以臍被獲。犀以角就烹。金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勇士死於鋒鏑。智士敗於壅蔽。好水者溺於水。馳馬者墮於馬。君子慎勿以炫露而招。



損

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不犯人。易人犯而不校。

難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放逐閒廢皆仕宦善。知識不有憂安知樂。可爲知言。

孔若思嘗謂人仕至中郎足矣。及遷庫部郎乃置一石止水於左右示止足之意。

屈已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

欲常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之室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如何耳。言寡者可以杜忌行寡者可以藏拙智寡者可以習靜能寡者可以節勞。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



昨非菴日纂二集解紛卷之十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太宗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翁。文德后問故。帝曰。魏徵每事廷辱我。后退而朝服立於庭。帝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帝喜而釋。

張奐爲中郎將。烏桓叛。燒軍門。奐坐帷中。與弟



子講論安若無事。孔融爲北海相，袁譚攻之，流矢雨集，但隱几讀書，言笑自若。此法用以觀兵，可以英風坐鎮，卽用以處世，可以弭毀息爭。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權油以助軍需，有司言官油不行，多爲松明攬奪，乞行禁止。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禁遂止。

事有機，語有會，卽息爭宥罪，亦自有時。隱語似規，冷語似諷，有心而佯爲無心，可解而若爲不解，使聆者不疑，悟者自釋。蓋人雖暴，順其暴而居之，則慈生；情雖急，因其急以促之，則念轉。余故咲洛陽年少之不解事也。流涕痛哭，致貶長沙，成何尺寸事。善乎太史公之言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

宋文帝遣劉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



武庫爲空。有荒外降人在列。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仗有幾許。琛跪對曰。有十萬。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旣失問。得琛此對。甚喜。

君山上。傳有美酒。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求得之。將飲。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觀之。因一飲至盡。帝怒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帝笑赦之。

劉伶嘗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成化初。邢宥爲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法。有投邢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郡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邢爲廢法。

南俗尚鬼。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廟。衆素欽其靈。武襄駐節禱之。因



取百錢祝曰。此行果大捷。投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青不聽。萬衆方聳視。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青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隨錢踈密布地。釘之。加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取錢與幕府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張旻馭兵法太峻。軍中思變。帝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不若擢旻樞密使。解兵柄。反側者自安矣。後果然。

成都王穎殺東安王繇。兄子瑯琊王睿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沈道虔居五康山中。以摺拾自資。同摺者。或爭



穰道。虔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謝。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無惑。

曹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憚。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眎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皆殺之。

則天時。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諸相莫能拆之。獨李昭德叱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



鄰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

陳惠公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聞之。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臺也。賢哉王也。自古聖王之爲城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陰遣人赦所執吏。

洪武時。上嘗怒宋濂。使人卽其家誅之。馬太后是日茹素。上問故。后曰。聞今日誅宋先生。委不能救。聊爲持齋以資冥福耳。上悟。卽馳驛使人赦之。

河間王政傲不奉法。帝以沈景相之。景至。王方野服箕踞殿上。景峙不爲禮。佯問曰。王何在。虎賁指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御服。與常人



同相誤謂平等輩耳。王慙爲更服。

叢蘭巡撫淮安。務汰冗費。未免已甚。一滑稽  
進言曰。尚有禁革未盡者。叢忻然請教。曰。袴  
以蔽形。今兩股。是虛費也。去一存一。所省多  
矣。叢良久曰。將不便於行。生曰。公但禁之。誰  
敢言不便者。叢知刺已。乃弛厲禁。

則天朝羅織事起。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  
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欸

書是光書。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不能決。敕  
令張楚金覆勘。楚金向西窗日看之。字似補  
作。平看仍隱。乃喚州官齊集。索一甕水。令琛  
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

洪武間。有人畫僧頂一冠。道士頂十冠。髮鬖鬆其  
髮。一斷橋。甲士與民各左右立以待渡。揭於  
城隍牆上。朝廷見之。敕教坊司。叅究其事。以  
奏。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冠。無髮。道士十冠。官



多法亂軍民立橋邊過不得自是法網稍寬。尹見心爲縣令縣近河河心有一大樹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分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干得至水面作一杉木桶視木稍長空其兩頭從樹稍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盡涸其水入而鋸之木遂斷。

宇文泰與侯景戰馬逸墜地李穆以策鞭泰之背曰隴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俱歸。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高厚四面均焉國初有顯宦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告之州守守曰何不割三分之二使後人割者猶得中分耳顯宦慚而止。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卽詣門高



聲誦義一卷。訟者俱爲慚謝。

文潞公知成都。雪夜會客。達旦。侍卒忿起。拆其井亭。共燒以禦寒。公開之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衆心稍欣。翌日。徐問。先拆亭者何人。杖脊配之。

張萇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論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以賜之。於是境中各相誠約。咸敦敬讓。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捕殺人。復忿欲手劍恂。恂知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酒。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帝聞之。乃徵恂。恂至。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



是並坐極歡。遂共車結交而去。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妻拒而不承。聚訟莫決。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果伏罪。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讞。帝躊躇莫決。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悟而從之。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蠲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設若有治國者。君得獨樂此海乎。公始悟。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宋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紛紛欲動。杜黃裳自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始詔書稽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擗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畢再遇與敵對壘。敵兵日加。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敵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多縛生羊。置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空。營相



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歐陽曄治鄂州。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一日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獨留一人曰：殺人者汝也。彼食者皆右持七。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其右肋。汝殺何疑。囚卽服承曰：我幸也。不敢累他人。

令狐文公守兗州。境內方旱。召屬吏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自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頓平。

五代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段秀實爲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五更發。



秀實聞之。陽召掌漏者。怒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馮瓚知梓州。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夜攻州城。瓚曰。烏合之衆。乘夜而至。宜持重鎮之。待旦自潰矣。衆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

顧憲之。令建康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令解牛。任所往。牛竟還本宅。盜者服罪。人稱神宰。都下得旨酒。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也。

胡浹仲在寧海。有羣姬聚菴誦經。一姬失衣。羣哄不承。浹仲命以牟麥各寘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浹仲閉目端坐。久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麥當芽中。一姬屢視其掌。遂命縛之。還所竊衣。

宋劉嗣明。嘗撰皇子剝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

哄胡貢洪  
衆聲唱聲



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真善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忌語爲嫌。旣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自悔。亟贊其練達而易之。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騷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敕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鷄。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朞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出引還。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



載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昨非菴日纂二集悔過卷之十六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令左右烹師經。經曰。堯舜爲君。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爲君。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過也。縣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撞直障而墮  
擊也



慷慨世不序  
志也又竭我兒

徐源慷慨直言。呂岱薦爲御史。岱有得失。輒諫  
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  
德淵者也。及源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  
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

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奮然振作。從前種  
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毒  
蛇。螫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  
以爲益也。

種已猶物之

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母任氏嘆曰。昔孟  
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豚以存教。豈我居不  
擇鄰。教有所缺。何汝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  
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  
就鄉人席坦受書。耽玩典墳。忘寢與食。居貧  
帶經而耒。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  
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使立門下。抱筆執牘。從之。



書過無幾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狐之一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今舍死。吾亡無日矣。尹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王藍田性至狷急。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嘗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



四上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翌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閩弔楚。幾致治平。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領之。

迷者易悟。悟而迷者難悟。此是賢智人頂門一針。

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

南唐缺軍儲。關稅甚繁。農商苦之。時旱禱無應。唐主一日謂羣臣曰。近京處皆報雨足。獨京



城不雨何也。申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唐主悔悟，即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雨告足。夫一言而妖星退，一詔而霖雨隨，悔過格天，其速如此。

鄒南皋赴京，奉母以行。至彭澤，母船在前，驛夫不至。南皋懼，母舟泊野次，乃持尺牘呼縣尉，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得厲詞之力。南皋後深自悔，呼尉以好語勞之，遺詳

刑要覽一冊，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彭澤吾桑梓地，柰何以一尉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為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為世僂人，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所喜者何異。

修廬谷切  
音六辰也  
又癡行也



唐邵謁少爲縣吏。見辱於令。因悔悟。握刀截其髻。着縣門。矢之曰。苟學不成。有如髻。遂築書堂肄業。博通經史。舉入京師。時名大振。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爲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爲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好奕棋。每令蒼頭執燭。或睡頓則加箠杖。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如此。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哉。琛悵然慚。遂假書於許赤彪。聞見日富。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



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誡。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有過之地。吾輩身爲凡流。過惡蝟積。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君曰。下吏有罪。非子之咎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子必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無罪。臣罪當死。君何與焉。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李離可謂善悔過者矣。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遽。王臺卿。庾作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庾蹇字升褒。或有斬其父墓栢者。莫知其誰。乃召隣人於墓。自責叩頭。涕泣謝祖。禰自後人莫之犯。

沈休文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淡。及居端揆。稍知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



士大夫不聞盛衰倚伏之理。寃親平等之法。瞋如烈火。怨結崇丘。道民從旁冷眼覷之。因慨嘆迷人。爲無明纏縛。無從脫離。大可愍念。世人作業轉深。而我道心轉切。今則獼猴布袋。老鼠牛角。計無復之。惟有此一條大路。二六時中。澡身汰志。日有翹勤。省過思愆。更增恐怖。五鼓睡醒。想昨日所行事。簡點稍有。不愜便。生大惶懼。汗流浹席。卽簡點都無不愜。而惶懼流汗。亦時有之。蓋自居官時而已。然一日視事。皇皇汲汲。務施俸錢若干。濟窘急若干。活人命若干。雪寃枉若干。有之亦懼。無之則大懼。小作過則懼。有時作善。亦懼。又何暇想陞美官。營家產。

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之也。



有獻魚於楚王曰。今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皆失君人之道。故庖廚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饑色。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且今行之矣。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荅是稻。簡文愧悔。三日不出。云寧有噉其末而不識其本者。

李臯鎮襄陽。有張柬之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臯欲買之。馬彞歛衽言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令其子孫自鬻。臯謝曰。主吏失詞。以爲君羞。非君安得聞此言。



蕭宗時。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弗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乃往朝上皇。唐彭伉登第。其妻與郡吏湛賁之妻兄弟也。妻族賀伉。坐上皆名士。獨飯賁於後閣。賁自是悔悟。發憤攻苦。擢上第。伉方過其所居之橋。聞之。失聲墜驢。因名其橋爲湛郎橋。

鄭公之薨。唐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爲人所間。詔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爲是行。乃嘆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旣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唐高宗時。裴匪舒爲上造鏡殿。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趣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海而服其言。卽日令剔去。



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如。荅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返以爲恨。

魏明帝以其母甄氏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何忍復殺其子。文帝悟而悔曰。此語一何痛哉。遂定爲嗣。

張橫渠在閣中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之爲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耳。遂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



出路任其所之。

柳宗元貶柳州。劉禹錫貶播州。柳以禹錫侍親。播州最惡。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授連州。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荅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之。自後知非。痛自刻勵。折節下人。數年中。遂有令譽。

曇師曰。一念精進。業化爲因。一念退歎。緣化爲業。火坑蓮臺。倏忽一轉念時。故彌陀。恒與六道衆生。有地位。而無階級。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

唐戴至德。直言匡諫。及薨。高宗嘆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權。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唐太宗嘗謂執政。朕常恐因喜怒恣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惡人違己。苟自不受諫。焉能諫君。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荅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王旦疾。上親調藥。臨終謂子曰。我別無過。獨不諫天書一事。命諸子削髮披緇以殮。



天清... 下... 似... 似... 似...

王且... 王且...

香... 香...

香... 香...

... 王且... 王且... 王且...

... 王且... 王且... 王且...

... 王且... 王且... 王且...

... 王且... 王且... 王且...

... 王且... 王且... 王且...





